

喀什土陶守望者

吐尔逊·祖农在喀什老城的家中给土陶上色(3月14日摄)。

图/本报记者 赵戈
文/本报记者 顾煜、贺占军、王秉阳

走进新疆喀什老城人家，每家每户或多或少都有着各色土陶，或盘或杯或碗或瓶，其中，吐尔逊·祖农制作的土陶尤为出名。

作为喀什老城土陶技艺第六代传人，吐尔逊从小便跟着爷爷和父亲制作土陶，这里是这里最资深的手工制陶人，他的祖宅也成为老城游客了解土陶的首选之地。

吐尔逊的父亲2005年去世，把手艺和祖宅都留给了他。祖宅位于喀什老城东南缘的高台，直面穿越喀什的吐曼河。因为可以就地取材，从河床挖土，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土陶匠人。吐尔逊说，鼎盛时期全喀什市土陶作坊全部集中在这土崖上，有一百多家土陶。但由于现代工艺的冲击，土陶不

再是喀什人的必需品，如今作坊已不超过五家。

“要不是政府的保护、旅游业的发展，我的这项技艺恐怕要失传了。”吐尔逊告诉记者，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每年他可以得到4800元的补贴。老城从2009年起开始得到修缮和加固，游客随之增多，为他的土陶作坊带来新的生机。

言语间，吐尔逊脚踏传送带，转盘正中的泥坯根据他需要的速度或快或慢，泥坯在或轻或重的力道中有了生命，渐渐成型。低矮昏暗的手工作坊内，四壁挂满了各式陶器，虽然蒙着层层尘埃，但土陶的历史却在吐尔逊绘声绘色的讲述中，鲜活如昨。

陶器在喀什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在喀什市西南50多公里的乌帕尔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罐、钵、盆、小杯等大量土陶。古老的土陶制作中没

有任何图纸和模板，完全依靠匠人的想象、手感、经验和灵巧的双手，出窑的彩陶色彩低调、图案各异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也没有两件完全一样的土陶，这也是土陶的魅力所在。

“我的土陶必须是古朴的，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加工，我的爸爸、爷爷、爷爷的爷爷怎么做的，我现在就怎么做。一定保持了以前土陶那种最初的形态、最自然的色彩。”作为兄弟姐妹中唯一传承了祖辈手艺的孩子，在吐尔逊看来，这一块块泥巴化成的土陶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与传承，更是将家中一代代孩子养育长大，而他现在富足的生活也由土陶带来。“但年轻人的选择越来越多了，我的4个孩子之前没有一个想继承这项事业。”

为了寻找土陶的继承人，吐尔逊曾登过广告，也曾向两个韩国留学生倾囊相授，但这项

技艺却越来越不受当地年轻人欢迎。“我不在乎教给外人，只要能够传承这项手艺，我的土陶就能一直留在人们的生活中。”

不过，令吐尔逊欣喜万分的是，从去年开始，小女儿依明罕·吐尔逊决定学习制作土陶。“以前总觉得做土陶累，不想学，但是现在爸爸也老了，依靠土陶，爸爸将我们养大，我得将他的事业传下去。”已经学习了一年的依明罕现在可以制作一些小碗、杯子等，而她也是家族中第一位女性土陶艺人。

从吐尔逊家的平台向外望去，古老的高台下，蜿蜒而来的吐曼河滋养着大地，巨大的摩天轮展示着这个古老城市的活力。“土陶的发展就看年轻人了。”看着祖传的技艺在女儿手下转动的泥巴中延续着，吐尔逊会心一笑，“现在技艺有了传承，等以后作坊留给国家，我再无遗憾了。”



▲吐尔逊·祖农准备拿起工具去老城边的吐曼河取土(3月14日摄)。



▲吐尔逊·祖农在吐曼河取土(3月14日摄)。



▲依明罕·吐尔逊(左)帮父亲吐尔逊·祖农将做好的土陶坯子放入窑里烧制(3月15日摄)。



▲吐尔逊·祖农在喀什老城的家中制作土陶(3月16日摄)。



▲在喀什老城的家中，吐尔逊·祖农将刚制作好的土陶摆放整齐(3月14日摄)。



▲吐尔逊·祖农一早就出去忙了，家人站在高台民居上眺望远方，等待他归来(3月16日摄)。